

澹归散佚诗文辑录与探析

薛 涓 谢 谦

内容摘要:澹归作为明末清初由儒入释、寓居岭南的遗民僧,著述繁富。但由于乾隆年间遭遇禁毁,再加上时代动荡,文网森严,其作品损毁流失颇为严重。目前可见作品集屈指可数,又多为出家后所作,不利于对其出家前后思想进行整体观照。今通过对笔记史料及方志等文献的检索查阅,辑录出澹归散佚诗歌十二首、残联一句、文两篇,丰富了澹归研究资料。辑佚诗文情感丰富,体现了澹归较为强烈的思想情感,为推进澹归研究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澹归 遗民僧 禁毁书目 散佚

澹归(1614-1680),俗名金堡,字卫公、道隐,浙江仁和人。出家后初名性因,后改今释,字澹归,号借山、甘蔗生、舵石翁等。崇祯十三年(1640)及进士第,授临清知州。历任南明隆武、永历朝给事中。性耿介清直,因得罪权贵下狱。谪戍途中遇兵阻,落发于桂林,后入广东参雷锋天然函呈和尚。澹归自幼颖悟,作品众多,对明末清初江浙及岭南文坛影响重大。其作品于乾隆四十年(1775)遭禁毁,现仅有《徧行堂集》《岭海焚馀》等数种存世。

一、澹归作品存遗状况

澹归作品繁富,仅《清代禁毁书目》所录被禁作品便有《丹霞初集二集》《临清去来集》《行都奏议》《粤中疏草》《梧州诗》《金堡时文》《今释四书义》《徧行堂杂剧》《梦蝶庵诗》《明文百家粹》《徧行堂集续集》等十一种^①。后通过于今、冼玉清、吴天任、廖肇亨诸位学者的发掘考察,另钩辑出《徧行堂集》《岭海焚馀》《元功垂范》《菩萨戒疏随见录》《丹霞澹归禅师语录》《丹霞日记》《遣兴诗》《甲辰唱和集》《鹅城唱和集》《丹霞四浙客诗》《重游丹霞诗》

^①姚观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9-91页。

等多种诗文集^①。除此之外,澹归还参与编写岭南多地地方志。但就目前而言,澹归现存于世的著作屈指可数,仅有《徧行堂集》《徧行堂续集》《岭海焚余》《丹霞澹归禅师语录》《元功垂范》《丹霞日记》等数种。虽然以上诸种遗失作品中有一部分篇目收在《徧行堂集》及《徧行堂续集》中,但大多数已湮灭失传。留存作品更多为澹归出家后酬唱之作,流于应酬,难以全面反映其出家前后诗风、文风及思想的变化。因此,若能钩稽出更多散佚作品,对推进澹归研究自有较大价值。

其实,对澹归散佚作品进行整理,早在清初便引起岭南文士廖燕的重视。他说:

师遗文甚多,虽见有《徧行堂》成集,然皆出世以后之作,非庙堂经世文字。遗稿散在人间,及今收拾,亦未为后。燕将遍走华夏,凡遇僧寮道院、客邸村庄与夫衙斋驿舍、残碑断碣、扁额题联,片纸只字,无不搜罗收辑。或得馀暇,次第校讎刻布,使师文章劲节精神,揭日月于中天,后世浅儒小夫不得置喙其间。^②

从文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点信息:(一)廖燕认识到了收集澹归散佚诗文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同时表达了身体力行收集散佚诗文的决心;(二)《徧行堂集》主要为澹归出家后作品,而此次搜辑的重点是其出家前的著述;(三)澹归作品在当时文人儒士中遭到诋毁非议,廖燕认为这是因为澹归出家前文字散佚,使“浅儒小夫”无法见到其“庙堂经世文字”,进而了解其“劲节精神”。这段话对了解澹归作品在当时存留及时人接受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现存廖燕著述中并未留有澹归作品,是囿于条件未曾收录到,还是收录作品在流传中经历史冲刷、朝廷禁毁而毁灭,今已不得而知。然而这段话却引出另一个问题,即在廖燕写作《哭澹归和尚文》之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尚未禁毁澹归作品,为何便已散佚得如此严重呢?

二、澹归作品散佚原因

通过分析澹归生平遭遇及心态变化,笔者推测澹归作品在乾隆四十年禁毁令颁发之前便已大量流失,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点:

①洗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3-267页。廖肇亨:《论澹归今释的文艺观及诗词创作析论——兼谈集外拾遗两篇》,杨权主编:《天然之光:纪念函旌禅师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9页。

②廖燕:《哭澹归今释文》,廖燕著,屠友祥校注:《二十七松堂文集》第4册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81-183页。

(一)出家后弃置。澹归被永历帝流放清浪卫,途中遇兵,流落桂林,寓居茅坪庵,与瞿式耜等诗歌唱答。桂林陷落,遂落发为僧。永历六年至广州,入天然函是门下^①。澹归对这几年生活的回忆为:“绍隆三岁中,大病三之一,奔走因缘三之一,执事丛席三之一,都不忆畴昔事。”^②大病、行脚以及佛门事务几乎占据了澹归三年的所有时间。不论他是否有意以忙碌来拒斥对过往的回忆,这几年极少将情绪发诸笔端却是不争的事实,对前作更是“以行脚弃诸草稿”^③。以致于回到岭南,见到袁彭年所留《谏海馀草》,反应竟是“复见曩作,怛然一笑,如梦中耳”^④。这种对前缘往事的封存,从侧面反映出南明朝廷对澹归心灵造成的沉重创伤,使其不得不藉佛门寻求精神寄托,以从哀痛中暂时解脱。

(二)文网高压下的删改。就出家后作品而言,澹归自己也曾对一些文字进行删除。他曾在尺牘中回复朋友关于文网森严的提醒,称已听从建议将一些过激言辞删去:

野臣传谕,《悲歌行》涉愤激,不宜广示于人。极感道义深爱。时在病中,百感交集,自觉衰飒,亦甚无丈夫气,今已削稿矣。因简旧时著述,有不和平者皆删之,不欲负良友也。沙汰之令虽未行,而因缘阻隔,亦已不小。丹霞一片白地,澹归一双赤手,百众嗷嗷,岂易安顿!弟若于急难之际,驱逼修行人,使之堕坑落井,此有死耳,不忍为也。营建之工,俟明春三月,盖有已起手而未落成者,未可令前功虚弃,四会因缘乃续命之膏,弟双眼盼望,惟在端老此着。千祈鼎致,为弟留神,得催发来僧以济卒岁之急,真感恩光不浅矣。^⑤

由这段话可知,澹归对自己作品进行部分删除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则文网森严,朋友兼官员的友人对澹归的忠告既缘私人交情,又有政治警告意味,于情于理都不得不听从;另则澹归饱经患难,具有相当敏锐的政治预测力。他已预感到,清廷决不会纵容其抒发浓重故明情思和对清廷不满的作品留存于世,这些文字的存留,极可能为自己辛苦建起的别传寺及僧众带来祸患,必须进行删除。这大概也是他在《遗命》中要求侍从不准为其留骨建塔,

①吴天任:《澹归禅师年谱》,香港佛教志莲图书馆,1988年,第1页。

②澹归:《四书义自序》,澹归和尚著,段晓华点校:《偏行堂集》第1册卷七,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③澹归:《金公赠言》,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八,清道光刻本,第24a-24b页。

④澹归:《四书义自序》,《偏行堂集》第1册卷七,第194页。

⑤澹归:《与陈季常太史》,《偏行堂集》第2册卷二四,第179页。

并丢下狠语“如违此语,恶同凶逆”的原因所在吧^①。

如此,清廷所见已是对一些敏感作品删除之后的文集,尚且视为“违碍”而毁弃禁止,更遑论其他不和平之音。因此,在研究澹归思想时,就其对清廷的抵触思想而言,仅以《徧行堂集》现存篇目进行判断,可能尚显保守。若能辑录出如上文所言“语涉激愤”之作品,澹归研究便可在现有基础上推进一大步。

三、澹归散佚作品补遗

对澹归零散诗文的辑佚,目前可见有吴天任《澹归禅师年谱》附录之三《澹归禅师逸诗补遗》,其中《澹归禅师逸诗初辑》收录澹归逸诗古、近体 28 八首^②,《澹归禅师逸诗补遗》收录 15 首^③。但因吴天任辑录时未见到澹归《徧行堂集》,仅据《徧行堂续集》所无进行补录,难免与《徧行堂集》内容有所重合。现将其辑佚诗歌与《徧行堂集》进行查对,发现《澹归禅师逸诗初辑》中 22 首、《澹归禅师逸诗补遗》中 12 首都已被收录于《徧行堂集》之中^④,且其中“鸳湖投诗”之诗是否为澹归所作尚有争议^⑤。如此来看,吴天任辑录澹归逸诗真正为《徧行堂集》所未收者共 9 首。

另外,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收录澹归为憨山德清所作《录梦游全集小记》一篇^⑥,《徧行堂集》未见;廖肇亨《论澹归今释的文艺观及诗词创作析论——兼谈集外拾遗两篇》,辑录出澹归出家前《清渊集》中《辛巳与同年生》一文,赠瞿式耜之孙昌文的《金公赠言》一文^⑦;赵铁铎《澹归今释〈徧行堂集〉遗文五篇》一文,收录并分析澹归出家前后所作《路史叙》《苏门啸序》

①澹归:《遗命》,《徧行堂集》第4册卷九,第225页。

②吴天任:《澹归禅师逸诗初辑》,《澹归禅师年谱(附录三)》,第1页。

③吴天任:《澹归禅师逸诗补遗》,《澹归禅师年谱(附录三)》,第7-10页。

④其中数首与现行《徧行堂集》中诗题稍有出入,或诗中字词稍有出入。如《壬寅春三月廿有四日入丹霞志喜》在《徧行堂集》诗集卷六诗题为《喜入丹霞》;《为李不磷题画册》在《徧行堂集》文集卷十六诗题为《题画》,且诗中“着”字在《题画》中均为“者”字,“竟各相许”作“意各相许”(吴天任:《澹归禅师逸诗补遗》,第7页)。

⑤廖肇亨:《金堡之节义观与历史评价探析》,《“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9年第4期,第95-116页。

⑥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第87-88页。

⑦廖肇亨:《论澹归今释的文艺观及诗词创作析论——兼谈集外拾遗两篇》,杨权:《天然之光:纪念函旌禅师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39页。

《车前草序》《西湖梦寻序》《西来意序》五篇序文^①,这些发现对研究澹归出家前后文风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今笔者通过对笔记及方志资料的多方检索,于前人基础上,另辑澹归散佚诗歌十二首、残联一句、文两篇。所辑诗歌多为澹归出家前或出家初期作品,颇有不平之气,或可为澹归研究提供助力。兹按诗文大致创作时代辑录于下:

(一)《感愤诗》十绝句其一

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别记)》载澹归《感愤诗》绝句其一,称:

杭州金进士道隐(名堡)有《感愤诗》十绝句,余记其一云:“旧君冤血已曾干,逐贼先声借可汗。不出淮南一寸土,大家且做自家官。”信史诗也。呜呼!昔宋之不及,亦可以流涕痛哭矣!^②

根据叶绍袁年谱,此诗收录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条,当为澹归有感于崇祯甲申国难而作。

叶绍袁为明末著名文学家,天启五年(1625)进士,任南京武学教授,官至工部主事。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祸国,以母老为由告归,隐居汾湖,与妻沈宜修及诸子女歌咏唱酬为乐,坚不出仕。清顺治二年(1645),在国破家亡的打击下走入杭州径山出家,后感愤成疾而卒^③。据吴天任《澹归禅师年谱》,崇祯十七年澹归里居杭州^④,叶氏亦乡居吴江,两地相去不远,虽未见两人交往证据,但叶氏所录澹归诗歌应为当时传扬之作。二人有相同的家国愤愤,叶氏对澹归此诗的收录,应是情感共鸣之余的激赏表现。

(二)寄迹辰沅时诗句(残句)

《〔康熙〕衡州府志》卷十七记载:

金堡,字道隐,杭州仁和人。庚辰进士,官礼科给谏。崇祯末避乱,客于衡常。欲率妻子家焉,因作诗寄怀,有“耻为俘仆窜为蛮,寄迹沅湘丘壑间”之句。寻走端州,谗于小人,以罪谴,遂披缁入桂林山中。顺治八年定藩下西粤,故臣瞿式耜、张同敞抗节死。堡闻之,乃作书上定南王,乞许葬二公骸骨。其书曰……王览书怆然,卒听殓葬焉。后堡移栖

①赵铁铎:《澹归今释〈徧行堂集〉遗文五篇》,《安康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7-32页。

②叶绍袁:《叶天寥自撰年谱(别记)》“甲申”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81页。

③赵宏恩修:《〔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五,《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第6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④吴天任:《澹归禅师年谱》,第8页。

于仁化之锦崖,改额曰丹霞山,四方僧众多归之。著有《借山遣兴诗集》,为一时传诵云。^①

《府志》记载多有舛误。其一,澹归避乱于衡常时间当在隆武二年至永历元年,而非崇祯后期^②;其二,澹归上定南王一书实未送达,瞿、张二人已被杨荪收殓^③;其三,仁化之锦崖为李充茂兄弟改名,而非澹归^④。虽然如此,澹归寄迹沅湘时的处境与心态却可通过这一残句稍作了解。《府志》还提到澹归有《借山遣兴诗集》。王夫之《和甘蔗生遣兴诗序》云:“是(永历)十三年借山在灵谿所作”^⑤。检阅王夫之所作和诗,与《徧行堂集》中所收录《遣兴》七十六首韵脚相同,故今存《徧行堂集》中《遣兴》当即澹归避居灵谿时所作《借山遣兴诗集》。若如此,则澹归《遣兴》诗一卷尚存,且为其出家前为数不多的存诗,颇值得关注。

(三)《赠赵君秋屋旧作》

清道光刻本《瞿忠宣公集》卷八“桂林诗”中,收录澹归为瞿式耜之孙瞿昌明所作《金公赠言》、为赵秋屋所作《赠赵君秋屋旧作》两诗。前者为顺治十一年(1654)中秋,澹归行脚至常熟,拜访瞿式耜时所作,已由前述之廖肇亨《今释澹归之文艺观及诗词创作析论——兼谈集外拾遗两篇》收录。而在此文之后,澹归为瞿昌明挚友赵秋屋所作诗歌,却并未被披露。此诗作于顺治七年(1650)五月,亦为澹归少见之出家前作品。诗曰:

小人结交千黄金,君子结交方寸心。侧闻磊落赵夫子,一身许友以生死。死生得失有公私,差之毫厘失千里。拔剑弹冠趋势利,一腥一羶皆蝼蚁。当时密约通鬼神,千秋片念惟君亲。尔如不得有其祖,我则不敢有其身。尔得我存忠与孝,我得尔成义与仁。两人相成不相谢,铁人石心不可化。短衣赤脚虎狼途,雪径危舟风雨夜。公孙承恩初入朝,目轻海水无江涛。为我兼说刘将军,不觉古谊秋旻高。引烛欲烧游侠传,人间意气空粗豪。相将道德和且平,比之管弦如箫韶。病夫欲舞不能起,一夔之足安能逃。短歌塞责当风谣。庚寅五月梧州行在所戍卒金堡具。^⑥

据诗歌落款,此诗创作于庚寅五月。此时澹归刚从金吾诏狱中被救出,右脚

①张奇勋修,周士仪纂:《〔康熙〕衡州府志》卷十七,《北京图书馆珍本古籍丛刊》第3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②澹归:《梧州诗序》,《徧行堂集》第1册卷四,第109页。

③澹归:《上定南王》,《徧行堂集》第4册卷六,第126页。

④陈世英:《丹霞山志·序》,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⑤康和声:《王船山先生南岳诗文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124页。

⑥澹归:《赠赵君秋屋旧作》,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八,第24b-25a页。

残疾,遭发配远戍,但因伤尚未动身。所戍之地最初为金齿,后在钱澄之等努力下改为清浪卫^①。但因不详戍地,无法判断更为详细的时间。

赵秋屋,名延年,为瞿式耜孙瞿昌文之挚友。瞿昌文于兵荒马乱中从常熟往桂林寻找祖父瞿式耜,赵秋屋为朋友仗义护行,历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助瞿昌文寻亲^②。在这首诗中,澹归褒扬赵秋屋的豪侠忠义品格,对其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于艰难中竭力辅助友人的仁义深感钦佩。

集中在澹归《赠赵秋屋旧作》之后,有瞿式耜《赠子赵秋屋》^③,更详细地交待了赵秋屋仗义帮其孙昌文寻亲的艰难经历,极写感激赞赏之意。与澹归诗歌一起,颂扬赵秋屋义举。

(四)《金堡和双忠倡和诗》(八首)

《金堡和双忠倡和诗》见于《〔光绪〕临桂县志》,创作于永历四年(1650)桂林陷落,瞿式耜、张同敞被囚禁时。时金堡已于桂林茅坪庵出家,瞿、张二公被囚禁于城北一家民舍,三人倡和频繁。对此《〔光绪〕临桂县志》转引《栖霞寺志》记载称:“性因,明给事中道隐金堡也。仕永历,以罪滴戍清浪,行至临桂,祝发为僧,居茅坪庵。当是时,留守瞿公、督师张公在临桂,皆性因旧友也。二公囚日相与赋诗,辄寄性因,辄和之以诗,往复者匝月。”^④张同敞在临难之际,将绝笔诗托瞿式耜寄给澹归,称:“被刑一月,两臂俱折。忽于此日右手微动,左臂不可伸矣。历三日,书得三诗,右臂复痛不可忍。此其为绝笔乎?敢烦留守师寄雪公、道公,两师如别山之左右手也。”^⑤道公,即金堡之字道隐的简称。被张同敞视为左右手,可见金堡与瞿、张二公生死之交,极为亲密。诗共八首,耿介之气回荡其中。辑录如下:

即到沙场亦醉眠,岂能乞活奈长年。三更白月黄埃地,一寸丹衷紫极天。身在筒编看不老,心如墙壁破无缘。何须更说空生死,有劫难灰独朗然。

出师尽瘁许岩疆,取义成仁一再商。刀戟仇雠知我厚,衣裳鳞介债难偿。莫教儿女攀新冢,未有英雄恋故乡。我亦夔怜还起舞,剑铓无处割愁肠。

几世曾依日月光,二毛终不变星霜。相公气比秋山静,司马生当厉

①钱澄之:《请宽金给事疏》,《藏山阁集》卷一,黄山书社,2004年,第362-364页。

②瞿昌文:《粤行纪事》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③瞿式耜:《赠子秋赵屋》,《瞿忠宣公集》卷八,第25b-26a页。

④吴征鳌修,黄泌、曹驯纂:《〔光绪〕临桂县志》卷十五,《中国地方志集成(广西府县志辑)》第30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⑤张同敞:《囚中草》,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九,第8a页。

鬼狂。舌断犬羊羞卫律,身轻蝴蝶吊蒙庄。山僧顶礼何时了,佛火新添忠义香。

乘危时自薄君臣,坐躐元公岂一人。各拥金章难请剑,兢吹铁血看移磷。有心许国惟多病,无计强兵只益贫。变起劳他文吏死,可怜儿戏捉官身。

有茶无芥不堪尝,狱底生还止自伤。抗疏敢先开贯索,借刀谁复误封疆。随缘布帽犹难着,得佐松寮未忍忘。却忆昔贤高义在,变名伏侍故人傍。

偷生岂易学无生,二老何尝肯待清。欢喜刀头偏下种,贪痴海底得忘情。灯寒一碧千秋血,凤吐双丹万里声。大义从来无短祚,中天日月看长明。

难将火聚起灰心,尺寸山河又陆沉。一部春秋天地正,十朝功德祖宗深。镜边短发梳还喜,枕上高吟韵好寻。欲寄君王多少泪,满天风雨共萧森。

忠臣无命亦难求,空冢题碑唤莫愁。臂断不辞连颈断,心留何必定身留。雪庵未证东来果,柴市能超北去囚。死死生生俱努力,人天无碍约同游。^①

清兵陷桂林,留守瞿式耜、张同敞誓与桂林共存亡。二人被俘后赋诗言志,各抒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报国豪情,发胸中悲壮激昂、回肠荡气之慷慨壮志,吐故国沦陷、地崩天裂之悲愤恸楚^②。金堡与之唱和,同样悲壮淋漓,豪情万丈,浩然之气充斥其间;同时亦充满丧失故国的悲愤及自我遭遇的感伤。

据李世熊《寒支集》二集卷六《兵部尚书总督学士张公传略》载:“(澹归)书上未报,而吴江义士杨硕甫踊哭收其尸,具衣冠并殓葬于北门之园,拾二公囚中与性因唱和诗,授瞿公孙昌文。还嘱性因序且跋之,曰《浩气吟》。”^③查继佐《罪惟录·瞿式耜传》亦云:“先是,给事中金堡苍梧之狱,式耜具疏者七,得戍清浪,养痾招提,皈命三宝,更名性因。既感式耜义,和《漫赋》之诗八章,而跋式耜与同敞合稿,因上书定南,请得以衣冠棺殓两公,并恳恤式耜幼子,王许之。”^④可知澹归唱和瞿、张二公狱中诗作为实,《[光绪]临桂县志》所载《金堡和双忠倡和诗》,当即查继佐所谓“和《漫赋》之诗八

①吴征鳌修,黄泌、曹驯纂:《[光绪]临桂县志》卷十五,第38页。

②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九,第1a-8b页。

③李世熊:《兵部尚书总督学士张公传略》,《寒支二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④查继佐:《瞿式耜传》,《罪惟录》卷九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45页。

章”。上述两则材料皆言澹归曾跋瞿、张二人之作,惜今所见版本不传。

(五)《易水诗》

杨钟羲《雪桥诗话》记载澹归《易水诗》一首:

相视不以目,明明易水心。樊生一语痛,田子数言深。剑术留铜柱,罗衣耻断琴。九原无悔色,成败未知音。^①

借易水这一掌故抒发诗人无限感慨,语气悲壮沉痛。杨钟羲评价为“亦见志之作”^②。此诗具体创作时间虽不可考,但由“易水”这一主题推测,此诗所见之“志”当为抗清复明决心。同时期钱谦益有《春日过易水》^③,程嘉燧有《过易水怀古》^④,屈大均有《重过易水》^⑤,均通过“荆轲刺秦”这一典故隐晦地表达反清复明的愿望。据何宗美研究,屈大均等人所创西园诗社“对荆轲这一历史人物更感兴趣,该社举行以《燕台怀古》为社题的诗会,与屈大均、陈恭尹的北行是否有关难作定论,但至少反映了社中诸子的复仇心理和尚侠精神”,并认为“西园诗社之咏‘荆轲击秦’,有异于通常的怀古,不是发古人之幽情,而是屈向邦所说的‘多有此想’”^⑥。可见“易水”已然成为故明遗老心中一种难以忽视的情结。澹归《徧行堂集》中,多有与西园诗社成员如王邦畿、陈恭尹、陈子升、张穆等人酬唱之作,虽不见其直接参与该社活动的文献,但他对该社情况有一定程度了解应是不争的事实。

(六)《快阁诗》

《〔同治〕泰和县志》收录位于泰和县东、澄江上之快阁的相关诗词,有金堡诗一首,云:

前贤遗阁近千秋,春晚凭栏宿雨收。斌岫直横青玉案,澄江新涨白苹洲。莺花寂历轻云散,人物荒凉逝水流。怀古几回风景异,孤城极目转生愁。^⑦

①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46页。

②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一,第46页。

③钱谦益:《春日过易水》,《牧斋初学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④程嘉燧:《过易水怀古》,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三,中华书局,2007年,第5410页。

⑤屈大均:《重过易水》,《翁山诗外》卷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8册,2010年,第570b页。

⑥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⑦宋瑛等修,彭启瑞等纂:《〔同治〕泰和县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64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2a页。

《〔同治〕泰和县志》称：“快阁，在慈恩寺普照院南，前临大江，旧名慈氏阁。”^①澹归于此凭阁远眺，见暮雨消歇，轻烟袅袅，萦绕一脉青山；薄云散去，莺啼花开，水涨江阔。千年遗阁仍在，往事却已成过眼云烟。整首诗格调低沉，怀古伤今，缠绵哀伤。《徧行堂集》有《快阁次鲁直先生韵》：

我来快阁寻山谷，恰好风生雨后晴。树杪浮青紫岫远，帆边沉碧映沙明。半肩睥睨天涯阔，一角须弥世界横。且喜宜州老归客，至今不负白鸥盟。^②

这首次韵诗亦是作于雨后的快阁，举目所见景物大致相同，但格调明朗爽快，颇见豪健气概，迥然不同于前诗之低徊感伤。联系澹归出家岭南期间，曾多次往来于庐陵与丹霞之间，当不止一次登临快阁，两诗或即在不同心境下所作。

《〔同治〕泰和县志三十卷》先后经宋瑛、吴纯锡、高廷桢三任县令之手修纂而成，历时三年，“一切规模悉遵省颁章程，凡旧志渗漏者补之，讹谬者正之……为时虽经三载之久，而采访确实，所载所纪要皆信而有征，举凡编徇之私，游移之见，师心之智，皆务绝去，罔或苟且附会，以误后人耳目”^③，可见此志的编修材料选取上颇为谨严。结合澹归行迹所至，所收录之诗有较大可信度。

（七）《季秀才传》

《〔嘉庆〕常德府志》卷四二收录澹归《季秀才传》一篇，未见今存澹归诗文中。《府志》先对季秀才进行了简要介绍，称：

季嗣先字创初，号洗庵，武陵人。府学生，有才名。献贼破常德，为所获。贼伪守周圣楷旧与嗣先交善，力救之。嗣先叱曰：“节义文章成就在此，无多言。”与弟嗣宗俱延颈受戮。

后附澹归《季秀才传》曰：

嗣先幼聪明轶群，事母最孝。友于两稚弟，抚之成立。无闲言，好读书。重然诺，轻财乐施，未尝以词色加人，人无不爱且敬者。庚午已飞而复戢，八战棘闱，卒不克。每曰：士当知身后事耳，岂功名富贵已乎！游入闽，涉三吴。遇佳山水，放怀诗酒，益落拓不事家事。戒子勿近阿堵，曰：“此物能黑人眼，汝曹谨避之！”大学士杨嗣昌出督师，厚币延之，使三子北面为弟子，嗣昌声势赫奕一时。嗣先介马而驰，所遇官吏望风一见颜色。每以馈遗介绍进者，悉峻拒不受。入夷陵幕中，语不

①宋瑛等修，彭启瑞等纂：《〔同治〕泰和县志》卷二，第50b页。

②澹归：《快阁次鲁直先生韵》，《徧行堂集》第3册卷三七，第99页。

③宋瑛等修，彭启瑞等纂：《〔同治〕泰和县志》卷首序，第2b-3a页。

及私。嗣昌曰：“卿故不易衣食者，然经世之士，忧先宗社，何不勉就一官，与我同心办贼乎？”嗣先顾笑且谢，三月许即辞。归语人曰：“杨公有才而少度，恐未易成功。若侧翅依人，坐观胜败，非吾志也。”癸未冬，张贼陷常德，嗣先初画策城守，城守者已画策。走，遂被执。伪知府周圣楷将救之，使所亲道意。嗣先曰：“吾宁洁而死，不能污而生也。”贼索嗣昌冢甚急，或指嗣先是杨氏戚属，且为师。贼诘之，不对。胁以刃，怒骂曰：“吾秀才读圣贤书，知忠孝大义，岂卖友求生者！”遂遇害。弟嗣宗不忍去，同遇害。呜乎！人属有患难，当小得丧，不难嫁祸自全。终不计生身易死友，岂非烈丈夫哉！子浑官大行伏阙上书，陈大节。既奉恤旨，遭两粤大变，窜身蛮峒，抗志不屈。越岁馀来石幢，备述梗概，因为传之。初嗣先在夷陵幕府，嗣昌当斩一爱将。谓曰：是伟男子也。以法故不能不割爱，卿试从壁衣中覘之。适有献生功七十二者，因谓杨曰：“诚然伟男子也。但吾观七十二人皆村氓，公无滥杀。”杨遂命审实释之。以片言活七十二人，而卒死于兵，岂种芝得棘者！然以书生担荷名教，视死如归，其不肯自陷为贼之心，即其不肯陷七十二人为贼之心，安得与脰俎同断耶！国朝祀忠义。^①

据文中“两粤大变”“越岁馀”等信息推知，这篇传记当作于永历二年（1648）前后，此时澹归亦避居湖南辰溪山中。

这篇传记为表彰死于逆贼之义士而作。寥寥数语间，季秀才大义凛然之形象跃然纸上。文笔酣畅淋漓，慷慨激昂，读之使人想见澹归创作时满腔激愤感慨状。

《〔嘉庆〕常德府志》为嘉庆知府应先烈承修，聘请举人陈楷礼编纂。陈楷礼勤于治学，著述甚丰。据王葆心考证，今存《〔嘉庆〕常德府志》底稿篇目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拟定^②，所录文献可信度较高。

（八）《路公别传》

叶廷琯《鸥陂渔话》收录澹归《路公别传》一文，并对收录原因及目的交代甚为详细。全文如下：

《路公别传》一卷，方外今释撰，并书。亦吴姓所藏。今释号澹归，即明臣金堡。堡在永明王时官给事中，言事颇伉直。后廷杖，编戍清浪，乃为僧，故卷尾署名尚系清浪字（堡为僧，初名性因，后改今释）。前

^①应先烈修，陈楷礼纂：《〔嘉庆〕常德府志》卷四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1-572页。

^②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评论》，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第117-137页。

一行题“路文贞公别传”，“文贞”之谥，为永明王所予。传中历叙公被谤事，可补明史本传所未及。今所传澹归《徧行堂集》，刻本无此传，因全录其文曰：

天下既乱，士之能自立者，必蜚语中之，盖气运之流，小人亦应于不得已。而君子常有以独见，故祸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实不足争也。路文贞公令泾阳时，魏瑄生祠遍薄海。公以一县官忤诸同官、上官意，不肯祠。使瑄不速祸，公岂复有完身哉？瑄死，公劣得满考。入为御史，劾宜兴乌程巴县三阁老、一太宰、二抚军，皆人所不敢言者。已按闽，抚海寇，歼倭夷入犯，纪功矣。复按吴，卒以海虞狱事，触当轴之忌，回翔谪籍。数年起督漕运，抚凤阳，剿剧贼王道善、张方造等，徐泗底宁。未几，北天陨，公障两淮。声大义，焚贼书，磔其使于市，诛海州迎贼官吏潘启遇等，叛弁赵洪祯等。遣诸将分道进攻，擒伪金事吕弼周、伪游击王富斩之，复徐州。俘伪防御使武愐于京师，败贼将董学礼、杨之藩于下相。当是时，马士英柄政，有憾于公，从中扼公。而抚宁侯朱国弼者，与公共漕事，闻国变，挟餉南窜，公动色争之。顾冒翊戴功晋保国，虞公发其覆，扬言公弃淮，使江右无赖宗子统镗挺身诬公侵餉倡逃。盖将有党錮之衅，公其一也。缇骑未发，而留都不守，公于苦次起兵震泽。（潘麀生鍾瑞曰：“相传公起兵震泽时，借赛会为名，严勒队伍，至今东山猛将赛会极盛。旌旗蔽野，钲鼓喧天，犹有当日军容也。”）奉□□□□召入闽，以纶扉掌铨，恩礼尤渥。公成就君德，有言必尽。裁郑芝龙无厌之请，且诫诸浮薄躁进者。于是诸躁进者哗之，公不顾。丙戌秋八月，□将自剑津幸章贡，公承命督师安关。甫抵大横，敌兵猝至。芝龙扬言公已迎降。公返天兴，劝芝龙无迎降，反覆陈利害甚切，芝龙不听。公约其弟定鹵侯鸿逵，其子忠孝伯赐姓成功，皆曰如约。公乃泛海至五羊，五羊已陷。公还闽，与成功保海上，颁正朔戊子。闻今□□正位，号端州，再泛海至五羊而病。敕三召，以己丑夏四月，口占遗表，授其季子勋卿太平，且曰：“余生为明臣，死为明鬼。一点忠贞还之天地。”遂卒。澹归比邱曰：公位至宰辅，值国家多难，为忠孝完节之臣，不可谓不遇矣。然辄起辄仆，辄为宵人齟齬，何哉？公既不肯避齟齬而不为君子，虽一仆不起犹甘之，况口语乎？令泾阳令，以不建祠为瑄所噬，故皤然一曲。周皓月不必定为御史、为漕督、为大学士也。温体仁之与钱谦益、今死节督师瞿公式耜修门户之郅也，两造皆在司寇。虽怨家对簿，无一至者。抚按会覆，而公以疏语强直被谪，此小得失，奚足当一映耶。至以守淮，著战功者为弃淮，责国弼侵餉而反得侵餉之谤；劝芝龙勿迎降，而先蒙迎降之诬。事虽得白，已大不伦。天下人何可与庄语？

刘公念台为人伦望，亦用道路之言，入公斩案。士英辈不败，公遂在一网打尽之中。后有执简而书者，谓国弼统无足论，其若刘公何。然刘公既悔之于前，而公亦不辨之于后。即李庭芝欲杀文天祥，各成一是，何损两贤？彼宵人者，丧身败名，曾不旋踵。而公执蹈海之义，依光日月，竟得考终。盖天有定命，则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得而移也。是故祸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实不足争也。公居乡立朝，轶事散见于志状表传。余过洞庭公冢，子中书君泽溥出而观之，因别为论次，以告于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独附于路之家乘，故略而不详。

岁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庐山栖贤寺比丘清浪今释稽首撰并书。^①

对于这篇传记，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有较为详细的评价，称：

《别传》亦行书，七十五行，行十四五字，末署“岁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庐山栖贤寺比丘清浪今释稽首撰并书”，为我大清顺治十一年，距公卒六年矣。今释字澹归……为僧后有《徧行堂集》，今世所传四十六卷本无《别传》，当是因有违碍语去之。然取校《明史》本传，多所未及。如本传云：“崇祯十六年秋，总督漕运，巡抚淮扬”；而《别传》有剿剧贼王道善、张方造等事。本传云：“明年四月初，闻北都陷，福王立于南京”；而《别传》有诛海州贼官吏潘启遇等，叛弁赵洪祯等事。《本传》云：“五月，马士英欲用所亲田仰，乃罢振飞”；而《别传》有抚宁侯朱国弼与公共漕事，闻国变，挟饷南窜，虞公发其覆，扬言公弃淮，使江右无赖宗子统锺诬公侵饷倡逃事。本传云：“顺治三年，大清兵进仙霞关，唐王聿键走汀州”；而《别传》有公承命督师安间，甫抵其横，敌兵猝至，郑芝龙扬言公已迎降。公返天兴，约其弟定鹵侯鸿逵、其子忠孝伯赐姓成功泛海至五羊事。乃知公因谣诼纷来，特作此传，且以自明心迹也。卷为路氏子孙世守，向在洞庭山，道光间为乡人吴姓所藏。吴县叶明经调笙既跋其后，复取论与《别传》载入所纂《鸥陂渔话》。^②

顾氏记录了《路公别传》流传的脉络，并详细比较《明史》中路振飞传记与澹归《别传》的差别。与叶廷琯论调一致，顾文彬认为澹归为路振飞所作传记，在还原历史真相上，较正史中本传更真实，更细致，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作此文时，澹归已落发四年，传记后尚署名“清浪今释”。以南明朝廷发配戍守地“清浪”冠以释名之前，应是其自视为南明臣子的标志之一，可见澹

^①叶廷琯：《鸥陂渔话》，广益书局，1942年，第19-21页。

^②顾文彬撰，顾荣木点校：《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7-48页。

归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依然是故国遗民。这一信息,为研究澹归此时思想动态提供了线索。这也提醒我们,在将澹归作为明末清初遗民生存样貌之样本进行研究时,不能粗浅地从表面进行武断总结,务必根据其作品进行探幽抉隐的分析,以动态分析法对其心态进行多角度探究,并基于人性普遍特征与时代语境,对其行为给予“理解之同情”,才能得到更接近人物真实样貌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薛涓,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研究方向:明清文学。谢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